

轻盈的快乐

冯渊

晚上十点钟，我在喀什古城穿行。这里除了游客，还住着本地四万多居民。古城有许多巴扎：坎土曼巴扎、汗巴扎、地毯巴扎、医药巴扎等。

坎土曼是一种类似铁锹的农具，用来翻动干硬的砂土。长三角地区农村用的铁锹，锹口与锹柄呈一条直线，便于直接插入湿润的泥土。锹口与泥土长期摩擦，露出雪亮的刃。坎土曼口与柄呈九十度，不会磨出利刃。今日的坎土曼巴扎只有成品出售，没有炉火紫烟。李白《秋浦歌》有描写炼铜的经典诗句，“赧郎明月夜，歌曲动寒川”，祖籍碎叶城的诗人可能在童年时期就对金属冶炼有很深的记忆。

除了冶铁炼铜，河南陕西等地至今仍存有打铁花的习俗，将生铁熔化为一千多度的铁汁，艺人舀起铁水抛洒到空中，旁边一人用特制的工具用力击打空中的铁水，顿时，铁花火雨，亮彻夜空。

夜晚的游人不太可能去买一把坎土曼，主人为什么不关闭店门休息呢？脸色黧黑的店主大爷在黑铁农具中间静得像一幅画。铁水奔流的岁月，早离他远去了。我看着他，想象铁器作坊里坎土曼的打制过程，烈焰燃烧，铁水奔腾，这样的时间总是很短，剩下的全是坚硬的岁月。

更能吸引游人的是汗巴扎的美食。烤羊肉、烤鸡蛋、缸子肉、手抓饭、鸽子汤、石榴汁，整条街弥漫着热辣辣的令人开胃的气息。似乎是白杨木材冒出的烟火味道，其实都是电烤，羊肉在电加热棒上方滋滋冒油，豆腐、葱花、辣酱在铁板上温柔纠缠，明明是柔软的内心，外面偏要生出金黄的焦脆，是软滑的，又是辛辣的。任你调制出什么味道，都能刺激味蕾，或者说，一切食品的味道，都是对生活味道的模拟。

我们走过游人如织的街道，这里瞄瞄，那里瞅瞅，心里放空，自己也变成了这些流荡的空气。铁板豆腐六块钱一盒，烤土豆七块五半份。卖土豆豆腐的女子，小声用英语计算二十以内的加法，算来算去，算成十二块五，我告诉她正确的结果，微信扫给她十四块，她有点害羞，笑了，用汉语跟我说“谢谢”。

和谁，在万里之遥的异乡游荡；遇见谁，说过一些不重要的话，本来没有意义的瞬间，有时会无缘无故留在脑海里。我们喜欢意义，尤其喜欢微言大义，对无意义的事物十分苛刻，其实，许多时候，对一个地方的记忆是由无意义的碎片填充的。

十多年前我在高雄，遇到过一个卖芝麻糖的女子，一身朴素黑衣，守着她的芝麻糖箱，眼睑低垂。她身后有几株高



坎土曼巴扎(作者供图)

大的杪椽树，伞状的树冠在地上留下一大片稀疏的影子，女子的身影有些斑驳。稠密的游人来来往往，没有人在她面前停下脚步。我走过去，买了一斤和大陆一样的芝麻糖，她称糖、收钱，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句话。我留心看看她的眉眼，精致，细腻，温和。她的动作舒缓，似乎是在帮别人摆摊。大概是喜欢这种散淡的神色，我记住了人海里的这个陌生人。

眼下这个在灯光暗淡的地方烤土豆的女子，她羞怯的神色和语调，她算账吐出的几个孤零零的英语单词，好像很自信，又带着轻微的游移不定，似乎在说：随便，多少钱都行。她是维吾尔族还是别的民族，为什么计算这么简单的加法要用英语？我都想知道，却终于带着疑惑，从她身边走开了。

大街明亮开阔处，一个卖羊肉串的摊子，围着里三层外三层，有音乐，有欢呼，有咔嚓咔嚓的闪光灯。烤串小伙一边踏着轻快的舞步，一边翻动肉串。他的店铺名字很长，叫：没有结婚的羊娃子的烤串。

我起先以为是他没结婚，后来一想，应该是他在夸耀自己的羊是“童子羊”吧。

连烤个串也是跳着舞，唱着歌，连个店招牌也起得这样含糊多义，他心里有太多的欢乐在咕嘟咕嘟往外冒泡呢。

被他的快乐感染，我也跳着冲进人群，烤串，多少钱一串？三块，三块，统统三块。给我六串，啊不，给我十二串。我跳着，看他烤串，等他翻面，等烤串滋滋冒油，撒上红的辣椒白的芝麻。我跳着，接过烤串，冲出人群，分给外围的同伴。同伴都说：“没见你这么高兴过，你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啊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今年才三十九呢。”
“不要闪了舌头，你最多五十七七吧？”同伴嘲笑我。

多大岁数都不重要，能跳起来最重要。在喀什，我亲见婚姻给人带来的暖热与期待，也见到了没结婚的

“羊娃子”最快乐的时光。巴扎里的买卖，在他们看来首先是一件欢乐的事，至少是一件不用算计的事。赚钱，像做游戏；也像看别人做游戏。这是我久违的感觉。

食欲得到满足后，人有一点点慵懒。挥别汗巴扎的烟火气，我们来到地毯巴扎。

地毯巴扎宁静多了，桌上铺满了地毯，墙上挂满了地毯，繁富的颜色让人眼睛无法聚焦，看哪里都担心忽略了未被关注的那一部分。

这里有和田、莎车还有喀什本地产的绣花地毯，图案多变，花色艳丽。这些艳丽的颜色，可能都采了化学染料苯胺，我们喜欢的嫩黄、大红、桃红、金红、靛蓝等等，都有苯胺在起作用。一百年前，这些地毯、挂毯是用植物染料染色的，朴拙，暗淡。不经修饰的物品用起来安全，带着植物的味道，但样式和颜色远不如工业时代的精加工品。我曾在宁夏旅游，看到老农在地上擀羊毛毡，做成帽子，想出售给游客，那可是真正的纯羊毛，但是成品太简朴，颜色也不好看，即使知道那是好东西，也几乎无人问津。

人们知道美言不信、信言不美，还是选择听信美言，这是人的局限。现在，几乎所有的地毯、挂毯，都在用化学工艺染织，人们抱怨今不如昔，却对原始的地毯不屑一顾。

过去在巴扎买一块地毯，买卖要持续几周甚至长达一月。多家比较，讨价还价，坐下来和店主喝茶、吃瓜，慢慢聊天。地毯是家里的大件，质地、图案、花式、价格，样样都称心如意，才能成交。游牧迁徙的人们没有厚实的墙壁抵挡风沙，单靠帐篷避寒远远不够；地毯有保暖功能，还像帐篷一样方便移动；地毯也是一家的亮点，全家人盘腿团座，幕天席地之间，多了一层厚厚的毡毯，就多了一份团聚的喜悦。四处灰黄里，牧民更喜欢浓烈泼辣、对比鲜明的颜色，常见的是石榴花图案，深蓝色和大红色形成强烈的映衬。牧民定居到砖房之后，

地毯发展出了装饰功能，各种花色的地毯挂毯，从和田到喀什，再经丝绸之路传到遥远的西方。西方那些美艳的女子欣赏精美的地毯、挂毯，惊叹制作工艺的精美，她们不会想到制作地毯者，她们之中也有一些漂亮的姑娘，在她们最好的年纪，就在细致、谨慎的地毯编织中度过晨昏。

慢慢悠悠晃荡，经过维药巴扎，也探头一看。维药巴扎更加安静，游客足迹罕至，却是本地居民的必备药房。维吾尔族的草药，不少与内地一致，由于阳光充足，空气和雪山融水清洁冷冽，药材品质更为纯净。

最常见的是板蓝根和甘草，家家药箱的常备药物。板蓝根清热解毒，甘草也有清热作用，小时候跟祖父看村子里的晒谷场，祖父每天都会用甘草泡水喝，那是我童年时能尝到的为数不多的甜味。

还有黄芩、甜叶菊、罗布麻、忍冬花、天山贝母，可能是由于饮食腥膻，这些草药多有生津止渴、消食化痰的功效。也有一些药属新疆特产，如新疆红花，活血止痛、散肿通经，如肉苁蓉，寄生在沙漠树木梭梭根部，被誉为“沙漠人参”，有很强的滋补功效。

对中药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看看，大地之上有多少奇异的植物在喂养人类，又在为人类消灾祛病。有家药铺里摆着一本《维吾尔医药》月刊，是几年前的杂志了。信手翻看，有一篇《明目熏洗液治疗睑板腺功能障碍》，喀什空气十分干燥，初来乍到，眼睛不适，我想读这篇文章。店主说，给你拿上点枸杞、菊花吧，泡茶喝。

对了，还有茶，茯砖茶敲碎成小块，长颈壶注水七八分满，水一沸，抓茶入壶，再沸，则加桂皮、干姜、胡椒、香料。姜、桂、蜀椒、桔梗、细辛，祛寒热头痛，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上就记载着这样的药方。维吾尔族老兄弟，一早上茶馆，几个饕，一壶茶，说话，看年轻人歌舞，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，一坐一天。壶中日月光。

这大概是这间铺子今晚第一笔生意，也是最后一笔。戴花帽的维吾尔大叔笑眯眯地把药塞到我手上，就准备关店休息了。店铺没有门，坛坛罐罐也不用收，盖上一块花布，拉起围帘。需要防御的只是尘土。无花果树阴下摆的胡床是不收的，谁都可以坐上一坐，低头看见床前明月光。

几步路就到了古城大街中间，农历九月十六的圆月高悬在墨蓝色的天幕上，纯净、光洁，似温柔的、微笑的面庞。

不知谁家传来热瓦普声。这种乐器我也是刚认识，半球形的共鸣箱，蒙着羊皮、马皮或驴皮。钢丝弦弹拨的声音，初听起来不那么圆滑流畅，但听着听着，那种节奏明快的乐声会让路人调整他的脚步，他的双脚也会在古城的街道上弹奏起来。

我就这样弹跳着，向着月亮的方向奔去。天高地迥，人如微尘，微尘在这一天，在喀什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轻盈的快乐。

